

歷史空間

緬懷法海奇葩——弘一大師

釋定行

「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這是中國的名曲《送別》的歌詞，填詞是李叔同，亦即當代已故高僧弘一大師。是屬「半途出家」者。意謂人在生命旅途中，放棄前半生的文化藝術事業與家庭，打破已得之名利與感情活動，毅然實踐淡泊寂寞的出塵生活，一生傳奇。訖至修有所成時，卻不忘度化眾生的本願，帶怯弱的身軀，以雲水僧的身份，到處隨緣化度眾生。我觀弘公的一生，無論出家與在家的生活、成就，都受到廣泛的讚揚、肯定，此中尤突出的，便是他事事「善用其心」的態度，試把他的一生分成三個階段來看，想必大家也有同感。

身心成長期

弘公俗姓李，名文濤，字叔同，成蹊、息霜、哀、岸。生於官宦之家，富貴具足。遺憾的是，他是父親老來(六十八歲)獲得的第二位兒子，又是年輕庶母所生。五歲喪父，未能親自承受父親的教化，自七歲起，由比他年長十二歲的哥哥代父作其文教上的啟蒙。長於清末封建之家，庶娘的地位微弱，庶子當比不上嫡子了。哥哥總認為：「這些小的養兒，都是那種精靈而邪門兒的德性。」所以，在成長中，他有一種自卑自尊心的交織。

他在文學藝術上有着極高的天賦，他不只是學哪樣像哪樣，而是超越所學的框框，成就自己「創作」的風格，並為人所共讚，如學張猛龍的字，結果無前人之痕跡，反形成那種長形而柔中帶骨、無骨藏神的點與線的結合字體，金石、詩詞亦無一不精練，這是他文藝上「用心」所致。

對於母親，他常認為「她是無罪、無辜、可憐憫的」，為了成就他來世世間，在家族中承受如許的苦痛。故此，當十八歲母親為其撮合姻緣，他立即同意，目的在於能找一個母親的伴者，以慰她心靈。其後，這位俞氏亦生育兩兒。對母親盡孝，在宗族有後上亦有交待了。成家當要立業，他在徵得母親同意後，帶同家人離開天津，到達具足發展文藝活動的空間——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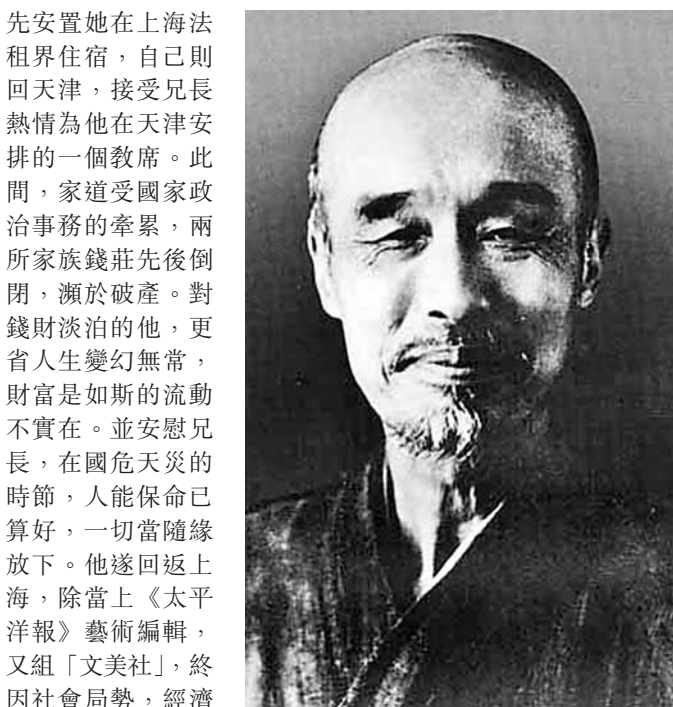
身心成熟期

這塊文藝上的天然玉，他的才華迅即為上海文化界所讚許，不一會即與文學藝術家、藝妓、歌女們打成一片。除了經常以「雅集」會友交文，亦風花雪月於枕頭之鄉，這正反映「康梁革命」事件失敗後，人心惶惶，對國家頹廢不滿的有識之士，壯志未酬，唯以詩文與醉入風塵為麻藥。可是，對他而言，這僅是一個過渡，他能守住自己，沉而未醉，進入南洋公學經濟特科修讀。行將畢業，廿六歲的他，卻遇母病，到處為母求醫不遂，於母亡後改名李哀，以示失母愛的悲切。更領會生命的無常，因而放下感情的羈絆，乘船到日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決意對心怡的藝術作出積極的深造。

他不單在西洋畫藝學有所成，更旁涉西樂、戲劇等項，並表現出色。辦「春柳劇社」公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的成功，着實表現一位對國家社會不滿的青年，終能在無拘束的空間，熱情抒發其內心的愛，即對苦難者的同情，乃至控訴腐敗的高壓與不平。戲劇收入所得，全撥作中國當時發生的兩淮水災賑濟中。儘管他為專心開拓各項藝術，每日定時定點的努力練習，以至與一位日本姑娘因工作而認識相戀，他的心根，還是繫念中國的鄉土，日本只是造就他藝術昇華之地。

智慧生命的啟蒙與實踐

基於一份愛與責任心，學成回國時，也把日本妻子帶回來，



弘一大師 網上圖片

先安置她在上海法租界住宿，自己則回天津，接受長期熱情為他在天津安排的一個教席。此間，家道受國家政治事務的牽累，兩所家錢莊先後倒閉，瀕於破產。對錢財淡泊的他，更省人生變幻無常，財富是如斯的流動不實在。並安慰兄長，在國危天災的時節，人能保命已算好，一切當隨緣放下。他遂回返上海，除當上《太平洋報》藝術編輯，又組「文美社」，終因社會局勢，經濟不穩的因素，被迫關閉。

藝術已到成熟期的他，當然是各名校羅織的對象。而從事教化、培育工作正是他這時節恰當的承擔。他教學的嚴肅態度，搭配上高度的藝術才華，都使他的學生心悅誠服，而學生中，如豐子愷、劉復平等，其後都在繪畫、音樂、詩文畫字、金石等成名成家，各自承傳了他不同的藝術特徵，這群桃李亦使他讚賞與寬懷。

可是，人生的轉捩不可思議。一次暑假往杭州虎跑寺的斷食治病，使他感到效果奇佳，整個身心獲得輕安與怡然。這以後，他把宿舍的房間也佈置成禪房，經常在內禮佛、打坐，並如飢似渴地誦讀、鑽研佛經的深義。他體會到「一切世間的藝術，如沒有宗教的性質，都不成其為藝術，而宗教亦要有藝術上的美境，否則也不成其為宗教。」故佛的至理就是一種精神藝術，佛經使人產生真實的智慧，並製造器識。終於他在三十九歲時，說服了日本妻子的同意，棄捨世俗的名利與情執，毅然往杭州虎跑寺，在悟上人座下剃度出家。

他立志一生以戒為師，精研、實踐佛陀的教誡，不作主持，不稱法師，以一顆誠摯、謙謹的心，在大眾的僧團中接受磨練，惜福用功，乃至一條手帕用到破碎，也不隨意掉棄。弟子們(學生們)為他建了一所「晚晴精舍」，但弘一大師也很少在那裡住宿，決志扮演雲水僧的身份，到處參學，到處掛單，惟得家師的鼓勵，仍常以書法字句與十方眾生結緣。一生隨緣講學，戒律、經論無不精窮其理；應邀弘法時，更以「不迎、不送、不設齋供」的低調處理。儘管身體虛弱，仍能找緊時節因緣，多次在杭州、廈門的不同寺院中實踐閉關的修行，乃至在關中患重病、癱瘓，也能做到視死如歸的淡然自在。

可見，他對佛法的認知，不是一種淡然的出塵，而是他對藝術成見到巔峰時的智慧啟發，其對佛法上用心的實踐，心法上的成就與見地，都被當代佛門的龍象一致肯定。可見，他一生的成就正是他對事事均能認真、用心，故此，世間的名利、出世間的智慧都能以真心、誠心、懇心而水到渠成，開出生命燦爛的光輝，受到人們的崇敬！

吳羊璧

古今講台

想起盤古氏

我對盤古氏特別有興趣，因為我小時就聽母親說盤古氏。

不知道現在在香港的家庭中，還有沒有大人給小孩講故事的習慣，如果有，是不是也講盤古氏開天闢地。這種在家庭中給小孩講故事的方式，是一種書本以外的傳授，也就是民間流傳的主要方式。我希望現在在香港的小孩仍然在聽家中大人講盤古氏之類的神話故事。

袁珂研究中國神話，是專家。他著有《古神話選釋》一書，專談中國古神話，一開始就說盤古，然後才是女媧。盤古與女媧，都是上古傳說的神話人物。女媧創建了人類社會，盤古則開天闢地。

相信世界各民族，都會有人在想：這個人類社會是怎樣來的呢？大家各各會有自己的傳說故事。在中國，三國時期吳人徐整著有《三五曆紀》一書。這本書已經佚失。唐代歐陽詢等奉命編修《藝文類聚》一書，可以說是那時的百科詞典

吧，在那時的一千四百多種書中採集資料。《藝文類聚》一書尚存，所以我們可以從書裡見到許多古書的摘錄。在這部書中，引了徐整的《三五曆紀》這樣講盤古——首先是說到開天闢地時的情況：「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

我們現在知道，宇宙是無邊無際的，有數不清的星系。我們的地球只是太陽系中的一顆行星，而太陽系只是無數星系中的一系。所以，我們現在所知的天與地，並不是在「渾沌如雞子」的樣子中間開闢出來的。太陽系以及它所處的大宇宙，到底怎樣形成，實在難去想像。那麼，還是回到盤古的傳說，說是在「渾沌如雞子」的情況中，由盤古開闢出來。那麼，到底「渾沌」是怎樣的一片實體，盤古又是怎樣在其中開闢出一個天地來？這是一個非常瑰奇的想像，很吸引人。盤古用了萬八千年來開闢，即使盤古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族，那也都是難為他們了。

這個問題，屈原在《天問》中就已經問過：「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屈原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了這個問得好又無從查考解答的問題。

寫《三五曆紀》的徐整，是三國時的吳人。徐整不是這些神話的創作者，他所記錄的是二千年前那時他聽到的神話傳說。他記錄的那些神話毫無疑義是幾千年前，甚至萬古前流傳下來的。反映出古時人類就在開始思考探索這個極古老的問題。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但我在這些神話傳說中，對盤古特別有興趣。這只是一個個人的理由，就是記得小時候從母親口中聽說了盤古氏。而且，我覺得，說人類社會是由人(盤古也是人)歷經長久的時間創建出來的，總比傳說是什麼神明賜給的要好，又親切。人類社會，就自然是人類創建的。

盤古這個形象，不只是人的形象，又具有神的形象。他怎麼能夠那麼長時間(萬八千歲)都在開闢這個「雞子」呢？天地高了，他怎麼也能不斷地長高呢？天地開闢出來了，他又怎樣呢？原來他又化為萬物，因此我們仍生活在盤古的懷抱中。

來鴻

成志偉

中國優美深邃的荷文化

荷花，是中國人民非常喜愛的優美花卉，蓮花、芙蓉、凌波仙子、君子之花……這些美麗的稱號，用在她身上恰如其分。荷花起源極早，據專家考證，已有一億三千五百萬年的歷史，可謂「垂垂老矣」，但她卻歷億年而不衰，歲歲在夏天開放出粉紅、潔白的花朵，給人類帶來青春的激情和昂揚的活力。觀荷賞荷，愛荷讚荷，已成為中國大眾在炎天夏日裡最嚮往最熱愛的樂事之一。

中國是名副其實的荷花王國，除西藏、青海由於氣候原因外，全國每一塊土地上都有荷蓮的柔美身影。我居住的北京，圓明園、蓮花池、紫竹院、頤和園、北海、龍潭湖，每年夏天賞荷賓客人山人海，有的公園還應時舉辦荷花燈會、荷花攝影展覽等等高雅文化活動，在湧動的人流中，賞荷者無不嘖嘖讚美荷花的純潔、高貴、美麗、瓊瑤。同時，荷花有極強的生命力，1952年在遼東半島新金縣普蘭店出土的千年古蓮子，經科學培育，居然萌發成植株，重新綻放出美麗的生命之花，真是大自然的奇跡，不得不讓人由衷欽佩荷花這種超乎尋常的內在生命潛質。

荷花的廣泛普及，愛荷感情千萬年的長期積累，使她在中國人民心中不再是一種普通花卉，她早已融入到中國人的思想、愛憎、文化、藝術、民俗、宗教、飲食、醫藥等諸多領域和社會生活中去，逐漸形成了一種崇高、雅潔、深邃、宏大的荷文化，一直廣泛深刻地、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人們的心靈和魂魄。

中國荷文化的核心，就是人們賦予荷花的聖潔、高尚、清廉、自愛等生動形象的本質特徵。這種特徵的最佳表述，當屬北宋周敦頤的《愛蓮說》中膾炙人口的精妙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這段流傳千古的文字，準確、真誠、濃烈，由衷地把荷花的高貴品格歌頌得淋漓盡致、撼動人心。說蓮是為了喻人，只有像荷花那樣高標偉格的人，才是可尊敬的、可讚賞的、可師法的。荷花的這種絕頂美好的「花格」，正是人民大眾最祈盼、最尊崇的高潔「人格」。具備這種人格的人，是人民最需要的人，他們必然香遠益清、倍受愛戴。荷花的品格，昭示我們去追求一種高遠美麗的人生境界，不被污濁泥水玷污，不受腐化貪婪誘惑，一生清正，不卑不亢。在物慾橫流、錢權交易的社會風氣下，能夠像香蓮那樣潔身自好、坦蕩一生，實在是一種並不容易達到的高端品性。面對亭亭玉立、飄飄似仙的美荷，我們只要追隨着她的腳步，也不枉來人間一遊了。

完全徹底、全身奉獻，也是中國荷文化的重要內容。荷花一生，從出葉到開花、結子，其最終目的，是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人類。荷花有極美的形態與色澤，令人百看不厭。荷葉濃綠清香，觀之使人通體舒暢。蓮子色白如玉，美味營養。蓮藕嫩脆甜美，是桌上佳餚。荷之花、之葉、之梗、之莖、之實，或可觀賞、或可養眼、或可食用、或可入藥，真是粉身碎骨奉獻人類。這樣的完全徹底，在眾多花卉裡可是鳳毛麟角、鶴立雞群，使人油然而敬。為此，我們真誠地禮讚她，更要努力地做她。人生在世，不能只向社會和別人索取，總應該為社會、為他人盡可能多地做些有益的事，這樣才能活得有意義、有價值。荷花這種精神，為人類樹立了優秀的榜樣。

中國荷文化中還有一重意思，那就是倡導和諧共處，主張合作互助。「荷」與「和」同音，寓意和諧吉祥。中華民族文化中，歷來主張和為貴、和氣生財、和平共處。「蓮」與「連」同音，寓意連接、互助。只有團結協作，互聯共事，才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共同創造眾人平等的美好幸福生活。但是，要和諧、團結、互助、共富，就必須排除不和諧不團結的因素。貧富懸殊、城鄉失衡、營私舞弊、貪贓枉法，這些都是破壞和諧團結、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殘渣餘孽，必須加以清除。我們從荷文化的這一重深意中汲取營養和啟示，就可以動員民眾與破壞和諧團結的思想和現象作鬥爭，蕩滌一切污泥濁水，換來一個「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和諧、美麗、富康、歡樂的太平世界，那該有多好！這正是中國人民不懈奮鬥的偉大目標。

中國荷文化充滿哲理，深邃高妙，與時俱進，變幻無窮，它是中國人民寶貴的智慧結晶與精神財富，我們要珍愛它、學習它、弘揚它，讓荷香飄揚神州，讓荷韻提升人生。



荷花 網上圖片

人文世相

阿米甚人

葉壁光

那天，乘車經過麥當勞道，坐在我身旁的表妹正向窗外張望，驚訝地說：「噢！香港也有阿米甚人！」
我一看，果然：一班頭頂戴着針織小帽，身穿便裝的外國青年人和一位衣著黑色西裝戴黑色帽子，留著長鬚子的洋鬼子正在橫過馬路。
「啊！妳指的是那個 Radu 猶太拉比牧師吧！」我道。
我第一次接觸阿米甚人，是因他們精細的手工棉襪。當年，朋友專程從瑞士到三藩市來，就為了要買圖案五彩繽紛的阿米甚襪子。幾年後，兒子要到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公幹，會路經名字古怪叫性交 (Intercourse) 的阿米甚小鎮，他特地邀我作伴同行，讓我得以認識美國多元文化。
原來，阿米甚人來自歐洲，是奉信嚴肅基督教摩門教派的信徒。十六世紀移居北美洲定居，擴散在美國中部好幾個州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他們承諾遵守摩門教嚴格教規，過單純簡樸生活，拒絕依賴新科技，像電力、電話、

那天，兒子把車泊在郵政局前面，進去買明信片，想要寄給有 Intercourse 「性交」鎮字樣的郵印，寄給他的朋友們。我們還去了市政府設在當地的阿米甚市民博物館遊覽，臨走時，我買了著名的 Swoody Pie (「趕走蒼蠅的糖蜜批」) 作為送給親友的手信。

心靈驛站

那些又痛又暖的往事

陸蘇

花的夢想高舉過頂，拉近了天空和大地的距離。草的長大經過腳底，像一匹錦緞滑了過去。
花香彎腰，秋天起立，爐火微笑。
天堂。故鄉。春天。詩歌。那些美好的居所，總在追憶的那頭。而憂傷，是唯一的車船。

那些讓我們無力一把抱緊，又捨不得鬆開手臂的，那些又痛又暖的往事，它們是鑽石，深藏在無人能窺視的叫做從前的水底，或是戴滿了不會與人相握的手指。它們讓日子璨然，讓飄浮的心沉澱，讓感動含蓄，讓輕狂優雅，讓滄桑簡單，讓虛妄真質。
為情所傷的女友像一條重感冒的魚，在傍晚游進我樓的貓眼，她的周圍有霜的氣息。她說，遇見的男人，有情的缺少家底；有銀子的不是少點真心，就是多了點年紀；那有情又有出息的寬窄厚薄相當的又總是下手太遲，被人愛太累，愛人又太痛，為什麼碰來碰去，都是讓人痛不欲生的事。本該為她灑一把同情之淚的我，突然笑出聲來。
我說她真時髦，真小資。在全國人民都忙着考慮政策、股票、按揭、薪水等堅硬的現實時，在和她差不多的女人們都為了老公、

孩子的頭面起居忙得四腳朝天時，她猶有心境和機會為了風花雪月的愛情而傷心而癡狂。這是多麼甜蜜奢華的痛苦。我給她炒了一個青菜、一個蘿蔔、一個雞蛋，再加一碗白米飯。她說是難民的菜譜，我說這菜譜的名字叫知足。雖然魚翅滋補燕窩喉嚨飽魚可令刀叉探戈，可我的青菜蘿蔔都來自鄉下爸媽的菜園，這天地之愛和父母之愛共育的樸素飯菜，飽含着我們的身體和精神不可缺的維生素。

多少次，已婚或未婚的女友上門傾訴愛情之痛，我常常為自己沒有富裕的愛情可以救她們於水火而深感抱歉。多少次，被愛幸福着的女友在凌晨三點打電話來訴說她們的甜蜜，我義不容辭地陪她們激動失眠。女人似乎是為愛情而生的，而愛情卻總要讓女人吃盡種種苦。是不是只有這樣

才顯得隆重，才會牢牢記住？

愛情最美，親情最重。寒天裡送來絲棉的，可能是愛人，更可能是親人。我想說的是，冬天不是個適合失戀的季節，冬天是個仇人都該相互取暖的季節。但是如果不得不，一定要記得，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種愛在等着我們去擁去揮霍，所謂的唯一說法，不過是我們在沉迷時給自己的毒。

然後，我們才能活到很老，才有有子子孫孫可以數落，才有擺譜的本錢，才有機會作滄桑狀。

讓絲綢和歌劇一樣的愛情奢華我們的生活和藝術。
讓青菜和蘿蔔一樣的親情堅強我們的身體和心靈。

